

保七团在新会抗击日军亲历记

· 梁 炽 ·

“枪口对外，
齐步前进。
不伤老百姓，
不打自己人。
我们是铁的队伍，
我们是铁的心。
维护中华民族，
永作自由人，
永作自由人！”

我们唱着政训员教的歌，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由台城开赴新会前线。我当时在保七团第一营三连，先后参加过“圭峰山阻击战”、“反攻圭峰之战”、“反攻会城之战”、“‘模范舰’袭击日军”、“将军山之战”、“反攻大泽圩之战”、“三次反攻大小梅山”等大小战役。近四十年来往事不断萦绕心头，现恰逢抗战五十周年纪念，特撰成本文，以作纪念。

1939年三月三十一日保七团从台山县开拔来新会抗日，第一营三连进驻新会师范学校（现一中校址）时，炊事班马上造饭。饭后全连士兵即往圭峰山一带做交通沟和散兵坑等防御工事。其时圭峰山为团总指挥部，架设电话网通往各营连。三连阵地圭峰山右前侧。当

时连长是张宁栋，排长是吴焯元、姜汉星、吴桂深。士兵中有会城《民众日报》社长谭寄尘之侄谭启宽，五福里的陈根，七堡的李广，古井的赵节，都会的黎伯等。他们是由兵役站分配给三连的新兵。当时我是该连机枪射击手，年仅十六岁。

圭峰山上阻击战

三月廿九日日伪军进犯北街，三十日江门失守。4月2日上午八时，日机在我阵地盘旋侦察。三十分钟后圭峰山左前侧三营阵地传来炮弹爆炸声。九时我三连发现有敌钢甲车开路，继之是马队、步兵，向我阵地方向迫进。连长放下望远镜，用电话向指挥部报告。突然电话不通了。遥望圭峰山上指挥部烟火冲天，日机此起彼落，不断投弹。稍后敌机三架飞到我阵地投弹，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。新兵当时很惊慌。我连四挺机枪立即向日机还击。程立荣不愧是老射手，一梭子弹竟然打中一架——飞机尾巴出烟，另两架搀着它逃去！

我回过头一看，敌钢甲车已进入我机枪射程内了。尽管子弹颗颗命中，只有叮叮、叮叮的反击回音罢了！钢甲车慢慢爬行，马队很快便冲到我们跟前。马队有三四十匹马，怎受得了我毗邻二连和我连的交叉火力，结果有三份之一的马匹倒了下来。

紧接着，敌步兵以散兵群前进。这时候敌军离我阵地约九百公尺。步枪班发出砰！砰砰！的枪声，敌军总是毫不顾忌的，只有机枪响起才有所顾忌。但他们仍是逐步向我阵地上爬。这时候，仅有八百公尺、七百公尺距离了，敌机又回来俯冲扫射。老实说，我虽不惊慌，但心情也紧张。自己也料

想不到，我突然立起来，提枪向来敌猛打。有一挺机枪专对付敌机，张连长几次要我立起打枪。此时我想起家里人不知下落，想到就恨。我一条心就是打！打打打！狠狠地打。打得机枪要连续换预备管，打得敌人一个又一个倒下。与此同时，圭峰山周围枪声不断。我模糊地发现身边三排长姜汉星胸部鲜血直喷。弹药兵老林没了手指，副射手赵节少了半边头。我又仿佛听到“镇静！镇静！”“目标，目标！”一排长吴焯元沙哑声喊着。当张连长说二班长盲了眼，……我头脑即时清醒过来，难过得流下眼泪。敌军攻我阵地不成，又集中山炮向我阵地疯狂轰击。老战士带领我连新兵找好掩蔽体，继续监视敌人。就在这时候，营部传达兵明仔跑来传达命令，要我连立即撤到云峰山后的同和乡候命。

路经岳飞庙林场，看到重伤士兵在大雨中倒下有三十多名。天黑了，路又滑，退到同和乡时已是下半夜。检查归队人数只有六十七名。也在这个时候，才发现我的钢盔有三个子弹孔！

反攻圭峰山

保七团奉命令撤离圭峰山退至云峰山——由五和“回头望”起，至“寿星公顶”而至接近江门的“亚婆柜”（以外是保三、保十团防地）为止。第二天晨早七时，日侦察机两架在我阵地上空盘旋几周后离开。不久有炮弹试探性落在云峰山整条零线上，间有落在村里。保七团士兵一边监视日军动态，一边加紧修筑防御工事。

第五天，我连调往云峰接防，每天与“牵线过脉”的日军互打冷枪。这时我是二班代班长，曾接过机枪手的捷克

轻机，以点射向在堑壕中的日军射击。但见对方倒下，继之又起。原来日军是用树枝顶着钢盔，引诱我方射击。当天炊事员送饭到山腰时，被敌机枪射中铁茶桶，饭菜随着滚下山谷。那时春雨绵绵，大有饥寒交迫之势！

苦，吓不倒战士们坚强的意志。第八天，奉令反攻圭峰山，当时张连长失踪了，由吴排长代理，但没影响原定部署。三营从“亚婆柜”，二营从“回头望”山脚，一营由“牵线过脉”，成“山”字形摸黑前进。

晚上，万籁无声，只闻“跟上！跟上！”代理连长吴悼元轻微的命令声。本来我连今晚是尖刀连，由于连长失踪，临时转为机动连并担任掩护任务。

深夜三时许，机枪声、手榴弹爆炸声在圭峰山周围响声不绝。一营重机枪和我连的轻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，同时向敌人阵地射击，掩护我军进攻。其实，与其说是反攻不如说是偷袭。这之前我军已摸到敌人防御工事的铁丝网前，剪开两处缺口，不慎碰响网上的铁罐而惊动敌军。于是手榴弹、机枪齐向我军倾泻。忽然，我军冲锋号响了，拼搏就开始了……。

不久，曙光微现，日军从“婆髻顶”发炮向我军机枪所在点轰击，企图消灭为掩护我军冲锋的火力。接着日机又以机关炮向我军扫射。我军伤亡惨重，终于被迫撤退。

我连包括我二班所担负任务——掩护撤退，二班当场牺牲的有罗之喜和罗胜（从化县人，在吕田入伍）二人。另一位伤员冯福临，我背着他在撤退途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。

我连奉命撤回同和乡休整，沿途有群众组织护送伤员担架队。难忘的是，有些群众从家里取出夹被撕开，再用两条竹

枝一夹便成担架。我在撤退途中受点伤，有一男一女——战时工作队队员要替我敷药，我才发觉面部和背部受点伤。在此，我向那些当时为保七团伤员出过力的人们致衷心的感谢。

反攻会城

一九三九年四月底五月初，保七团再组织力量反攻会城。保三团、保十团也从新鹤边沿及丹灶等地前来配合反攻。预计两个团实力足可以分兵直进会城东门、圭峰至北门。七团以一部分兵力坐镇云峰作牵制，还分出一营人从五和（今石涧水库）出击抢攻城西。得手后再分兵与友团集中袭击圭峰日军主要阵地。这样，会城日军便成瓮中之鳖。

四月二十一日深夜，我连在迷朦的夜色中前进，我这个小鬼班长虽然背部伤口仍觉微痛，但格外活跃。拉拉这位弟兄的手，按在他的刺刀旁，再拖拖那位的子弹带，暗示不要弄出响声。这时我真正是铁脚、夜眼、神仙肚！

进攻目的地——城西大云山在望。我尖刀二班绕过大云山公路的铁线卡，经今之梁家村、葵湖和旧日的葵扇行、平民医院直插大云山炮楼铁线卡下。这时候，城东、城北还是讯息全无。我班战士把军毡、棉衣覆盖在铁线卡上，我即翻滚过去，同时以俄式手榴弹向日军哨兵掷去。轰！轰轰！当第一枚手榴弹一响，我身后弟兄便接二连三把手榴弹向铁线卡和炮楼方向掷去。日军发梦也料不到我们向他屁股打入。

转眼间，炮楼上敌人放枪了，手榴弹也同时掷下。我闪电般向后一滚，不料衣服被铁线筋钩住，在千钧一发时刻我猛力挣脱，突觉胸膛一紧，一股咸腥液体从口中喷出来，便

失去了知觉。

当我醒过来时已在单水口。经过医生和一排长说明：大云山当晚为我一营收复，可惜保三、保十团被日军纠缠着，未能准时赶来，致使反攻会城计划落空。天亮时我营奉令放弃大云山，并即回后方单水口休整。我只不过是过度用力和精神紧张引致吐血昏迷，休息几天便归队了。

“模范舰”袭击日军

很快任务就下达了：三连接替八连任务，每天黄昏乘“模范舰”由单水出发，经潭江至银洲湖附近袭击日军。

“模范舰”当时是速度最快的私营铁轮船，胜利后行走湛江，再走港澳。

五月十三日，三连一排在单水口码头接替八连任务，踏上舰，见有日机残骸。八连士兵说是从离银洲湖约四五里的二隆、三隆载回的，有机炮（新会人叫十三米）和降落伞等物。

第三天——十五日零晨、在银洲湖附近遇日汽艇四艘，每艘载有伪军四五十名，被我舰尾追痛击。敌艇多向三江乡方向狼狈逃去，其中一艇被击沉没。

十六日在睦洲盘古皇庙河面遇日军木长船一艘，向我舰开炮示威。我舰借迷蒙的天色全速驶至距敌船四百公尺处，突然——我排两挺机枪固定位置向敌炮位打开一大洞。另廿多支七九步枪，分两班，由吴排长指挥，打得敌人仅有的一挺机枪成为哑巴。不久，有敌木船两艘来援，向我开炮，但我舰比敌船速度快，走“之”字全速避开，结果毫无损失，安全返抵单水口。

五月十七日载回驻陆洲七团一营二连的战士返回主要防地——大泽。同时我排在水口将“模范舰”交给九连，也赶回大泽候命。

战斗在将军山上

三连防守将军山的第二天早上七时，日机来侵犯，按往日，会照例投下几枚炸弹。可是今天一枚接一枚，象泼水那样泻在将军山整条山脉我军阵地上，之后隐闻井根、杜阮方向传来枪声，与我二营重机连水龙机咚咚咚声，和一营重机连新式重机发出清脆嗒嗒、嗒声，以及日军六五子弹的卜斯，卜斯声音混合在一起。新调来的谢连长和吴排长赞许我能辨别枪声，能镇定地照顾班里的每个弟兄。我当时只全神贯注日军的动态，还没听完他俩的讲话，已发现了日军的散兵群向我整个阵地冲来。双方距离有上千公尺，中间隔着凹凸不平的山丘和田埂，但是日军射手准确，机枪子弹不时落在将军山零线，以及我机枪阵地上。

我班的新兵被敌枪炮声吓得不敢抬头，枪口向天乱射。我猫着腰走过去教导他们，鼓励他们。这样，新弟兄们头脑就清醒过来。

这时候，日军以为在优势火力一举夺取我军阵地。可是我全体官兵怀着对日敌的仇恨，万众一心，千枪齐发，很快就把日军压回去。

时过中午，日军又向我作第三次进攻，此时天气非常炎热，但士兵们忘记了疲劳和饥渴，立即给予迎头痛击。但机枪打出不超过三梭子弹，就有敌炮弹连续落在机枪前后，我见一机枪连人被炸毁。尽管如此，我士兵仍是毫不畏惧。我接过

受伤机枪手的枪，不理上空的敌机，更冷静地辨别出炮弹从那里掠空而过。突然“蚀”的一声炮弹落在附近，我一滚而避，同时我已摸透敌炮发射规律。因此一见刚刚爆炸的弹坑，我迅即跳进坑里伏下再打；或者射了两梭子弹后就马上转移别处，又向敌人猛射。

在激烈的炮火烟尘滚滚中，我时跳时伏，打打停停，队伍何时撤退了也不知道。我见不到一个人，我瘫痪在地上。我眼前是尸体遍地，枪支、子弹到处都有。

萤光闪闪，夜鸟声声。我拖着疲倦不堪的脚步，无目的走了几步，就被尸体绊倒了几次，使我痉孪。我当时不知道走向何处！我要归队！

一响冷枪声把我惊醒，急忙提枪，但机枪皮带被树丫和肩膀系在一起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在山腰。于是艰难地站起在一丛人高的树下。无意识扯一把树叶放入口中，精神振奋起来。辨别了方向，正要举步下山，但实在无力前行。我想弃掉机枪，但又想起军人没有武器等于没有生命，再背起机枪往前爬行，谁知脚一软便滚下去。

不知经过多少时间，我脑海浮起救亡工作队说的国破家何在的话，就在这时一声熟识而又带威严的呼喝声：“边个？”“小鬼！”我即回答。于是——我在麦得永老班长的背上泣不成声了。原来保卫会城时麦班长被泥沙淹盲了眼睛，回后方手术康复后升任准尉排长调到九连。昨天将军山之战，杨团长始终在九连防地和三个外国佬在一起。他看弟兄们死亡过重而传令转移后山二线。之后，敌人炮击将军山比前更加厉害，好像不把整座山翻转不可。麦班长背着我边行边说，当时团长问传达班黄班长得胜是否确实把转移命令传达到各

营连，为什么一线仍有几挺机枪的声音？（他不知是我变换位置到处射击）三位外国朋友也频频竖起大拇指叫好。日军也以为我军未撤退，因此当天不敢冒险强占将军山。

麦班长还说：“我三排护送外国朋友（很可能是美国人），到公路转交给特务排。刚才巡逻途经这里遇到你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兄弟，你成长了，不是小鬼。你这样眼泪鼻涕一齐来，如果被我三排弟兄传出去就丑死鬼啦！我和你去向团长汇报罢！”

杨乾吉团长奖给我五元钱，台山县的群众团体给我送来很多慰问品，有手巾、鞋、饼干等，此事当时报纸还有刊载。

• 上 •

（上接第60页）

路到双水。在四月中旬的一天早上，带上几条熟番茛，跟在老伯的后面，步行过河南入新魁濠，转天马去双水。我们越葵树林，绕过村庄，过横水渡，走羊肠小道，几里路无一人。在路上提心吊胆不敢停留。到了双水圩，心情才稍为安定。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四时才到达上凌小学。同事们见到我很高兴，都询问会城的情况。最后学生带我到家里，见到妻儿无恙，实在欢慰，虽是暂别恍如隔世。原来妻子于四月二日中午到双水，背着两周岁的女孩，拿着行李，问路到上凌乡，找着谭炳仪、谭增钦老师，得谭增钦夫妇一连几天招呼食宿，并代租赁了一间草房，借些用具安顿下来，又代我向学校预支一些生活费，才使妻子渡过难关。同事们的患难相助，我没齿难忘，事隔四十八年还铭感在心。当年的同事已先后作古，只有陈金华（谭增钦爱人）还健在，也是古稀之年了。

保卫江会战

莫朝雄

容奇、桂洲相继失陷。日寇所至，焚杀淫掠。时敌氛惨祸，已迫县境，新会党、政、军、民，不以强敌压境而惧，倍加淬砺，精诚团结，集全县之力，决心抵抗，誓死守土，镇静应战，挽救危亡，因一再加强武力，编成战时队伍如下：

一、新顺特务大队兼大队长周汉铃。原有第一中队队长董生，第二中队队长叶柏生，临时收编由广州退出之散军及税警、盐警成立第三中队，队长邹伟云，第四中队队长卢柏龙。

二、新会自卫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尹雄飞，自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陈炽，自卫团第三大队大队长施颂年，自卫团第四大队大队长罗文峰（该大队收编番禺县及广州退出之散兵组成）。

三、新会政警第一中队队长张有权，第二中队队长李尉庭。

四、警察游击中队长周汉镗（该中队系在江门、北街、会城、河南各警察分局挑选精壮者编成）。

五、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共三个中队，第一中队长胡国均，江门义勇壮丁大队大队长刘光廷，会城义勇壮丁大队

大队长陈广生。

以上各队，除新顺特务大队及政警队，为原来训练队伍外，其余均为各乡发动集中训练自备枪械而来，中队人数由八十至百余人不等。除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第二、三中队，因抽调训练未参战阵，其余则以新顺特务大队为主力，辅以警察游击中队、政警两中队，及自卫团四个大队，江门义勇壮丁队悉数参战，会城之义勇壮丁大队则固守会城，一方面维持治安，一方面准备后援。

各队统由县长兼司令李务滋、副司令周汉铃指挥。

三月廿八日——天河、棠下之战

一九三九年三月廿八日，广州敌军大举进犯新会。拂晓，分两路向我进犯：

一路配有炮舰三艘，汽艇十余艘，木船三十余艘，循水路经新会天河，上午七时在猪头山登陆。一路由南海九江，渡河至鹤山属之杰洲，侵入沙坪；另一部约三百人由杰洲，向我天河进扰。上午八时，首与陈炽部肖卓伦中队遭遇于天河附近之昌平墟。因敌众我寡，强弱悬殊，略事抵抗，退守棠下。敌沿苏村横江前进。自卫团第二大队陈炽部，急开虎岭布防，十时与敌接触，全力抵抗，历二小时，退守棠下，继续抗拒。入夜陈部伤亡颇大，始退出棠下圩，集结于桐井。前哨在棠下外围与敌相持。

同时驻篁庄自卫团第四大队罗文峰部，奉令急开南山、倚山布防，策应棠下陈部。

是夜，副司令周汉铃以沙坪万一不守，江门受威胁甚大，奉令率董、叶两中队，由江门沿江佛公路星夜启行，抢救沙坪。

三月廿九日——江门之战

上午四时，县长李务滋得接荷塘乡长李笔秋电话报告：

“猪头山敌舰艇悉数开动，陆续向南行驶，请注意。”估计以攻江门为目标，于是重布防地：

一、令周汉铃开往抢救沙坪之两个中队，急速调回江门蛇山、凤山、蟹山一带近郊布防。二、着爆破班准备随时炸断东炮台公路桥。三、尹雄飞大队向北街海面警戒。四、刘光廷大队开进东炮台，把守公路桥，掌握江北公路。五、周汉镗中队开进东炮台，把守宁阳铁路桥（该桥早已破坏），掌握江北段铁路。

上午四时三十分，电询荷塘乡公所。知敌舰艇全部他驶，而北街又未见有敌踪。是时星月无光，天黑如漆，十丈之外，不见人物。延至五时，仍未发现敌人，因恐敌沿僻地小道偷袭，乃着爆破班先炸毁公路桥。一声轰响，而敌舰敌军惊起，应声射击，战斗遂即开始。敌舰随驶近北街河面，开炮掩护部队在海关码头登陆，尹部在强烈的炮火下，退扒冲，经篁庄、丹灶，西走井根，北街遂告失守。

同时敌分兵外海沙栏登陆，进据外海乡第一小学后山，以迄茶庵寺一带高地。外海乡绅陈照薇，乡队胡德率队抵抗，敌无法进展。至上午八时，敌退回沙栏，乘艇转到北街登陆。

敌占北街后，沿江北线分向公路及铁路猛进，大队步、骑、炮兵在飞机掩护下，冲至东炮台公路及铁路桥，我刘光廷、周汉镗部奋力抵抗，激战两小时，我以地势平坦，伤亡甚重，始行退却。刘部退入江门街市，守御街道，周部靠左与新顺特务大队联络。

敌于东炮台激战后，大部移白扒冲，越篁庄至石山村，侵入水南山。上午九时起，敌向周汉铃部阵地猛攻，周率新顺特所属四个中队及周汉镗部，于水南以北一带山地，展开剧烈战斗。

是日自晨六时起，敌机分批一架、三架、八九架不等，竟日轮流助战。始则侦察，继则轰炸至我城西、大泽一带；至午大炸礼乐难民所，难民死伤惨重；午后炸江门后山阵地。同时北街敌舰发炮轰击水南狗山，终日弹声炮声无一停晷。我周部官兵死力攻守，班长梁志忠向敌人凤山阵地，夺获敌旗一面。计自晨至暮，我阵地始终屹立不动，是谓“水南之战”。

同日侵入棠下之敌，上午九时，向我南山、椅山陈部、罗部进犯，激战两小时，敌来势凶猛，迫得转移阵地，向桐井、井根移动，与尹部取得联络。施颂年部原驻周郡，以后路断截，亦同时退守井根，把守新鹤线。南山、椅山之敌，南越丹灶，与江门之敌会合，向我周郡作攻势。

三月三十日

县长李务滋鉴于敌倾其全力，压迫江门，声势浩大，遂再重新布防，周汉铃、周汉镗部移狗山、蟹山、园山仔一带山地，以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常备第一中队胡国钧部，守五游司令部及乡师学校后山。

三十日拂晓，敌开始进攻，占石山村后高地，密集炮火轰击司令部所在狗山县立二中，中山公园已成弹幕，子弹已及于江门警所及电灯局，我军仍死力抵抗。上午八时，敌机复至，投弹扫射，冲天动地，撼岳摇山，剧战三小时，我军伤亡累累，敌由双龙进占乡师后山，胡中队先退守岭梅，

敌又分兵越佛子坳，包抄岭梅，周部断后路，不得不忍痛转进白沙，江门遂告失守。

河南警察分局长谭文甫，于是晨抵御入侵 江 门 河南之敌，伤腹部。江门警察分局长叶馥，亦率员警集中会城。尹大队、罗大队、刘大队，先后绕道集中，省保安第七团杨乾吉第一营钟部由台城驰援，亦于是日到达，增援奇榜后山。

三月三十一日

是日，保七团杨乾吉部全部到达，我为防守会城外围，重新部署队伍：

正面以周汉铃部为主力，並將政警张有权中队开出，附合周部，固守都会，担任旧石路及铁路正面。

⊖右翼与罗文峰部守挂宝庙，刘光廷部守东门、河南至东甲之线。

⊖左翼以保七团之一营守龙湾都会之线，尹雄飞部开守木朗，施颂年部守席帽山，陈炽部守桐井。

⊖杨团二三营，分置于东门、北门一带为预备队。整编江门河南等警察，由谭镜亚指挥在会城候命增援。

是日敌陆军续开白沙江咀，骑兵出没侦察，又向龙湾佛子坳附近村落骚扰；海军扫除北街口水雷封锁线，汽艇驶进江门内河，沿河游戈，至白沙上浅口；空军以飞机分批轮流侦察，整天盘旋，每发现我部队，即扫射投弹。

县长兼司令李务滋镇守会城，调动接应，民众乃得徐徐疏散。既据探报，敌小型坦克车开抵江门，而冈州马路虽经破坏，仍虞敌用，乃乘夜发动会城及东甲壮丁四五百人，协同罗文峰部，连夜彻底破坏挂宝庙前段公路，及将废火车卡、树木杂物，推塞铁路，加强防御，一夜完竣。

是晚江门联防处主任吕伯朝，五游动员会主任委员邓植之，县党部书记长张荣健，商会主席陆焯南，会城联防处主任周玉臣，镇长区宜，壮丁大队长陈丽生齐集县府，共商攻守之计，策动武力，候命应遣，患难与俱，忠义同尽，是以抗战情绪，益发增涨。

四月一日——都会之战

四月一日拂晓，我决向敌反攻，周司令着胡国钧中队向前搜索，逼沙岗至奇榜，与敌前卫遭遇接触，旋敌大队赶到，胡中队于强烈炮火下，退回都会原阵地，展开“都会之战。”

江门之敌，发炮轰击龙湾，掩护骑兵回佛子坳抄袭龙湾，威胁我左翼；又由白沙发炮，轰击我挂宝庙阵地，威胁我右翼；正面敌以炮兵、步兵、骑兵，由飞机掩护，向都会进攻；同时敌汽艇攻进上浅口，扰东甲，亦与我部队接触，全面攻击，战情惨烈。上午八时，敌将白沙公路桥架设完竣，小型坦克车及装甲汽车共九架，直驱进至挂宝庙公路桥，桥已为我破坏；敌不能前进。我挂宝庙部队奋力抵抗，敌不敢近战，罗部全部守桥及葵林一带，士兵施国华、×××二名，死守楼上不退，每见敌人接近，挺身而出，奋掷手榴弹，逼使敌军复退，如是者十余次，竟日支持，饮食俱废。我士兵又于马路上铺以葵叶，伪装地雷，敌装甲车见之，每为退缩。张有权中队亦由都会跃进，至铁路基旁，向公路上之敌车以步枪扫射，相距仅三十余公尺，敌车前后相续摆列路上，不得进，又不能退，兵不敢出，公路狭窄又不得转身，进退失据，任我枪射，车身中弹作砰砰响。计由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，互无奈何也。

是日午，县长兼司令李务滋，于战况紧急之际，率领参谋人员亲赴城东乡后之松山督战，并巡视保七团防线。目击战情空前惨烈，死伤众多，为增强前线兵力计，命令会城警察由是午起，停止站岗，归王镇伯、王少波两员率领，开赴梅树营、灵镇乡及西甲一带增强右翼，防守会城外围，以免敌艇突袭我城南各地。会城治安，由义勇壮丁队陈雨生布置维持；城西河口水道，责成特务队陈雨农部防守。至晚，李司令出城，巡至东门，即令陈雨生发动民力，征集猪笼。命令甫出，不期而集者五百余只，布于挂宝庙前线公路，以阻敌进。又于东门城外一段，架塞障碍物廿余重，河道设阻塞三度。巡至挂宝庙，奖给固守楼头士兵施国华、×××二名各十元而回。东北门街道，垒石累累，准备巷战，日夜不息。回府后，坐守电话机旁，接情报指挥作战，起则接应队部长官、地方士绅，筹划攻守，昼夜不眠，故壮丁誓同死守，奋效坚拒。

四月二日

四月二日拂晓，敌又增援，复大举进攻，声势较昨日尤烈。以重炮轰击我挂宝庙阵地，并施放烟幕弹。附近一带葵林，尽为烟幕所笼罩，咫尺莫辨；我罗刘两部队伍，迫得靠右稍移动。都会正面，敌挟陆空军之优势，以五倍之众，压迫周部队，炸弹炮弹猛投密放，不计其数，我阵地弹痕遍陷。敌据沙岗后山及村西，我守都会村边及松山，相距不及百尺。上午八时，少校中队长董生中弹阵亡殉职。周部伤亡又过半，尸骸枕藉，弹药殆尽。

至午，敌于都会挂宝庙、龙湾方面进迫愈近，发炮轰炸圭峰及东门外诸山，敌兵已占我城东北诸高地，而各部队子

弹已尽，死伤累累，遂撤至城郊。周司令与政警仍坚守东门车站，尽力抵抗，收容队伍。下午一时，东北方突起黑气，霎时间天昏地暗，狂风暴雨，似有意助敌为虐者。我遂于暴风雨下，转移阵地，周部沿新开路至大泽整理部队，保七团退守潮透。

时会城居民、物资疏散已尽。县长兼司令李务滋眼见敌军已至北较场后，始率县府亲随，亦于风雨中由北门西山而下，复巡县前一周，忍痛出会城，穿草履，冒风雨，践泥泞，衣服尽湿，步至绿护屏西南之同和乡虎爪村，指导收容部队。旋雨止天晴，敌机又侦察大泽新开沿线。敌部队进城，焚杀淫掠，火光大起，会城乃告沦陷。

（原题《江会之战》，载1943年12月27日《新会周报》，本刊略有删节）

· 新会城街名考 ·

圭 峰 路 朝 练

圭峰路就是通向圭峰山的大路。过去叫北门外，北较场、岳飞庙、北门坑、黄云山……等，直达圭峰山下。解放前是一片荒凉地段，行人稀少。

五十年代中期，县委提出“荒山变果园”的号召，干部、职工、群众热烈响应，在圭峰山附近一带，进行义务劳动，分区种植各种果木；沿途进行绿化，还将路面扩阔，或减低路面转弯坡度。

目前，圭峰山已成为我县著名的游览区，游客不绝，几年前路面已铺上水泥，使旅客在车上感到既平稳又舒适的了。